

现代汉语语序研究

XIANDAIHANYUYUXUYANJIU

周丽颖 著

定語 主賓
互易
虛詞
次序
語序
多項
狀語
謂語句
主謂動賓
狀定換位

緒論

與主謂謂語句有關的語序問題

主賓可互易問題

主謂動賓可變換問題

狀定可換位問題

多項定語的次序問題

多項狀語的次序問題

與虛詞有關的語序問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序研究

XIANDAIHANYUYUXUYANJIU

周丽颖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语序研究/周丽颖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326 - 2568 - 0

I. 现... II. 周... III. 汉语—词序—研究—现代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314 号

责任编辑 邬曼菁
助理编辑 胡欣轩
装帧设计 何香生

现代汉语语序研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875 插页 1 字数 179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568 - 0/H · 365

定价: 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8670433

目 录

MU LU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语序的性质 (2)

一 语序和词序 (2)

二 语序的含义 (5)

第二节 语序研究综述 (10)

一 语序固定 (11)

二 语序灵活 (16)

三 对语序与虚词的关系及语序类型的研究 (20)

第三节 我们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21)

一 选题的意义 (21)

二 我们的研究内容 (22)

三 我们的研究方法 (23)

第二章 与主谓谓语句有关的语序问题 (25)

第一节 主谓谓语句与“移位” (26)

一 主谓句的宾语与主谓谓语句 (26)

二 主谓句的状语与主谓谓语句 (35)

三 移位限制条件 (38)

第二节 主谓谓语句的强制性使用 (40)

一	肯定形式周遍性成分	(41)
二	否定形式周遍性成分	(41)
第三节	大主语和小主语的顺序问题	(42)
一	大主语和小主语能否互换	(42)
二	语义优先序列	(44)
三	有生名词靠近动词	(44)

第三章 主宾可互易问题 (49)

第一节	主宾可互易句的类型	(50)
一	空间位置关系类	(52)
二	数量比例关系类	(54)
第二节	主宾可互易句的特殊性	(56)
一	主宾语的特点	(57)
二	动词的特点	(60)
第三节	主宾可互易句的存在理据	(63)
一	认知理据	(63)
二	句法结构制约	(65)
三	主宾可互易句和句式义	(67)

第四章 主谓动宾可变换问题 (69)

第一节	动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作用	(70)
一	动词对施事主体的制约	(70)
二	动词对宾语的制约	(71)
三	动词对补语的制约	(72)
第二节	句法结构对动词的制约作用	(72)

第三节	句法结构与动词不同语义特征的显现	(75)
一	动词的时体特征	(76)
二	动词的持续性和非持续性	(77)
三	动词所表示的状态和动作	(78)
四	及物性和潜及物性	(79)
五	自主性和非自主性	(80)
第四节	句法结构对动词的要求	(84)
一	单音节动词	(85)
二	双音节动词	(87)

第五章 状定可换位问题 (90)

第一节	状定可换位句的类型	(92)
一	指向主语	(93)
二	指向宾语	(95)
第二节	状定可换位句的构成条件分析	(97)
一	状语分析	(97)
二	谓语动词分析	(103)
三	主语分析	(105)
四	宾语分析	(107)
第三节	状定可换位句的句式意义	(109)
一	高层次上的句式义	(110)
二	低层次上的语义区别	(111)
第四节	状定换位的语用动机	(113)
一	恒久与临时	(113)
二	有意与无意	(115)
三	主观与客观	(115)

第六章 多项定语的次序问题 (118)

- 第一节 引言 (118)
- 第二节 定语的类型及递加多项定语的次序 (120)
 - 一 定语的类型 (120)
 - 二 递加多项定语的次序 (122)
- 第三节 多项分类定语的次序 (126)
 - 一 多项性质形容词定语的次序 (127)
 - 二 区别词连用及其与形容词连用的次序 (131)
- 第四节 多项描写定语的次序 (134)

第七章 多项状语的次序问题 (140)

- 第一节 状语类别 (141)
 - 一 状语的语义指向 (141)
 - 二 状语的分类 (142)
- 第二节 多项状语的顺序 (150)
 - 一 多项状语的顺序 (150)
 - 二 多项 AD_谓的顺序 (158)
 - 三 多项状语连用规则 (168)

第八章 与虚词有关的语序问题 (170)

- 第一节 “自然”位置灵活的表现 (172)
- 第二节 “自然”位置灵活的原因分析 (173)
 - 一 “自然”与语气副词 (174)

二	“自然”与关联副词	(177)
三	“自然”的语义辖域	(180)
第三节	不同位置上“自然”的对比分析	(181)
一	表示不同的语气	(181)
二	话题焦点和信息焦点	(184)
三	复句中的句法关系	(185)
四	传信和情态	(186)
五	虚化程度不同	(188)
参考文献		(192)

第一章

绪 论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瑞士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看作是语言研究的两条基本原则之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似乎为常人所忽略,无疑是因为大家觉得太简单了。然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它的重要性与第一条规律不相上下。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1]语言不能像电影那样逼真地、整体性地表现事物的连续性变化,也不能像图画那样逼真地、整体性地表现事物的静态面貌。语言所使用的是语音符号,它只能在时间的单一轴线上延伸,从空间说,只有长度,而没有高度和厚度。语言描绘事物的特点在于,首先把对象分析成若干个单位,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把它们排列起来。语言本质上是一维的线性序列,语序是言语流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点,是语言普遍现象。

一个句子的意义不单是组成该句的词和其他成分意义的总和,不同的顺序往往表达不同的意思。如:“My wife has a new dog(我的妻子有一条新狗), My new wife has a dog(我的新妻子有一条狗), My new dog has a wife(我的新狗有一个妻子)”。语序在各种语言中都很重要。根据 Cooper 和 Ross(1975)的记载,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语法学家 Panini 就意识到了语言中语序的重要性。汉语的语序是汉语语法结构的基础,不同的语序往往代表不同的结构,如:好天气——天气好,一个是偏正结构,一个是主谓结构。

因此汉语的语序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古代语文研究传统中,就已对语序有深刻的认识。如:《易·艮》:“艮其辅,言有序。”《诗·小

雅·都人士》：“出言有章”，“有序”、“有章”都谈到了语序问题。《马氏文通》问世以来，语序问题更是引起了诸多语法学者的关注。

第一节 语序的性质

语序的问题不是某一种语言所特有的问题。当然，各种语言在语序方面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少语法学家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探讨了语序的性质。

一、语序和词序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存在着“词序”和“语序”两个术语。汉语语法研究者有的用术语“词序”，有的用术语“语序”。如：黎锦熙(1992)、赵元任(1979)、屈承熹(1984)、刘涌泉(1965)、汤廷池(1988)等用“词序”；张世禄(1939)、文炼、胡附(1984)、戴浩一(1988)等用“语序”。也有称“词语的次序”的，如吕叔湘、朱德熙(1952)。

于是，一些语法研究者对“词序”和“语序”进行了界定，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词序”是词的排列次序，“语序”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的顺序。

胡壮麟(1989)认为词序是词在句中的先后顺序，“各个词在句中位置孰先孰后问题(如形容词在名词之前)是谓词序”；语序是词组、短语以及句法成分的先后顺序，“如果我们不按词类，而是按词组或短语(名词词组、介词短语等)或按各种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等)来讨论其序列问题，则讨论的对象是语序”。

王政伟(1993)也认为：词序是词的排列次序，语序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的排列次序。他举了词序变换的例子：“完全不懂”和“不完全

懂”，“不是企业消灭亏损，就是消灭亏损企业”；语序变换的例子：“情有可原，法无可恕”与“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二）语序是结构成分的序列。

范晓(2001)指出，词序是语法单位(或词语)的序列，语序是结构成分的序列，二者属于不同的层面。“词序”可翻译为 word order，“语序”可译为 constituent order。

Greenberg 曾将语序称为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国外也有人把语序称为 constituent order。

胡裕树、陆丙甫(1988)认为：语序应是功能类别的序列，或者说“功能块”(functional chunk)的序列，认为用“块”作为语序分析的基本单位是比较合适的。所谓功能块的序列，实际上也就是充当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的序列。

以上对“语序”和“词序”的界定是不统一的。我们认为“语序”和“词序”没有区分的必要，两者所指相同。如：黎锦熙(1992)、赵元任(1970)都提到“词的排列次序”；刘涌泉(1965)指出“词序，按一般理解是指各种句子成分(如主语、宾语、定语)在句中的排列次序”；郑振贤(1995)从语法、语用、语义三个方面谈了汉语词序安排的基本原则问题。他们所用的术语都是“词序”。又如：文炼、胡附(1984)谈到了语序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代表的是功能类别的序列，语序的制约因素及语序普遍性的问题；邵敬敏(1987)从三个平面的角度讨论了定语的移位问题；怀宁(1992)谈了与汉语语序研究有关的三个问题。他们用的术语都是“语序”。以上各家所用术语不同，但所研究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还有一些讨论同一语法现象的文章，如：金立鑫(1999)、屈承熹(1984)都谈到“S、V、O”的顺序问题，在术语上前者用“语序”，后者用“词序”。有些语法学家甚至把“词序”、“语序”等同看待，如文炼、胡附(1984)提到：“显而易见，语序(或称词序)的问题并不是一种语言所特有的问题。”把“词序”、“语序”等同也反映在一些语言学词典里，如《辞海·语言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和王维贤主编的

《语法学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以“语序”为正条,以“词序”为附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词序”为正条,以“语序”为附条。“词序”、“语序”等同更是体现在翻译中,如“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的汉译是“时间顺序与汉语的语序”,“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in Mandarin Chinese”的汉译是“汉语词序和词序变化”,同一个“Word Order”有“词序”、“语序”两种翻译。

无论用“语序”还是“词序”,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有关语言符号的排列次序。自然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序列性,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人们说话时总是一个词一个词顺序而出,写作时则一个词一个词依次落笔,这就体现为词的排列次序,也是语言的线性特征。词在线性链上形成组合关系,结构语言学认为,横向的组合关系是言语中的时间流或书写中的线性跨度,横向结构段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基本关系。线性序列不是语言符号的整体特征,而是组合关系的呈现形式,研究词的排列次序也就是对组合关系的研究。词或词的组合在组合关系中,表现为一定的关系成分或一定的结构体,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再是词,讨论它们的次序用“词序”似乎不太恰当,但它们又离不开词,把词组的顺序和句法成分的顺序看成语序,与词序区分开,看来是不可能的。词的排列次序中蕴涵着成分序和结构体的顺序;句法成分和结构体本身也表现为词序。词序就是语序,语序就是词序,词序和语序是不能分割的。

研究同一语言现象,却用两个不同的术语,从规范和科学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妥当的,那么就需要淘汰掉其中一个。“词序”容易让人理解为只是词的排列次序,为了表达得更精确,我们主张用“语序”这一术语。语序既包括语法分析中结构成分的次序,也包括词的排列次序,结构序都需词序来体现。近来有关语序的研究,“词序”的说法已经很少,大多用“语序”来概括这一汉语中的语法现象。只是在一些有关汉英对照的文章中,才可见到“词序”的说法,这显然是英语 word

order 意译的影响。

二、语序的含义

在传统语言学中,通常认为语序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语序是词的功能类别的序列,不同的序列代表不同的句法意义,词的顺序只是某些功能类别序列的代表。如,“天气好”代表“名+形”的序列,“好天气”代表“形+名”的序列,等等。句法手段是用来表示句法意义的,语序不同句法意义也应该有差别。如:汉语里的“名+形”常表示主谓关系,“形+名”常表示偏正关系。

把语序限制在句法结构的范围内,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

小王打小李——小李打小王

妈妈想女儿——女儿想妈妈

两例中原来的主语变成了宾语,原来的宾语变成了主语,不过作为句法手段的语序并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具体词的位置和词语之间的施受关系。施受关系是词语和客观事物(符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语义的关系。那么,汉语语序的变化就不仅表现在句法结构(词组结构)方面,也表现在语义方面,把语序作为一种句法手段,就未免有些狭隘。研究汉语语序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去考察。

对于语序的范围,胡附、文炼(1984)指出语序包括语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句子是以句法结构为基础的,但是句子并不限于句法结构,还有语义、语用上的限制,研究语序应该把句法分析与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很好地联系起来。赵振材(1985)认为,对汉语句子的语序调动单靠动词分析是难以阐释清楚的,必须进行高层次的分析,才能了解语序为什么会这样变动。美国的李讷和汤姆逊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在汉语中,用 SVO 语序表达事情是中性的,而用 SOV 语序表达的是与预期相反的情况。这些分析实际上是从语用角度着眼的。许多语法学家对语序进行定义时,都考虑到了语序的范围。

吴为章(1995)指出语序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序一般指语素、词的排列次序;广义语序通常指各个层面、各种长度的语言单位和成分的排列次序。狭义语序是包含在广义语序之内的。……广义语序包括语言单位排列顺序,简称‘单位序’,如语素序、词序、词组序、句子序、句群序等;也包括结构成分出现顺序,简称‘成分序’,如构词成分(词干、词缀)序、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序、句法成分(述语、宾语、补语、中心语、状语、定语)序、分句序、句群序等”^[2],并指出语序不仅与句法结构描写密切联系,而且和语言的表达与理解息息相关。

胡裕树、陆丙甫(1988)认为语序应该是功能类别的序列,或者说是“功能块”(functional chunk)的序列。块的制约有普遍性,在某种语言中由若干基本功能块组成的句子,翻译成别的语言时,基本块的数目通常不会发生变化(尽管“词”数往往会有变化)。二人同时指出,为了有效地进行研究,应该首先将不同性质的语序现象作一基本的区分。不同性质的语序指的就是语义的、语用的和句法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语法研究的内容,都要受语法规则的制约,不过,制约意义变化的语序规则和制约句法变化的语序规则并不等同,前者在各种语言中有极大的共同性,因而我们讲汉语的语序,主要也就是讲句法方面的语序现象。

范晓(2001)认为在语法现象里实际存在着两种序列:一种是“单位序”,即语法单位体系中的语素、词、短语、分句等分别出现在比它们更大的语法结构体里时,都存在着排列次序问题;另一种是“成分序”,即语法结构体(主要指短语或句子)内部的各种结构成分(如主语和宾语的语序、施事和受事的语序等)都存在着排列次序问题。还提出要区别句法语序、语义语序和语用语序,区别静态语序和动态语序。通过对以上各家观点的分析,我们对汉语语序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 语序首先体现为连续的语音片断。自然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离散性,从物理角度看,人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连续不断的,语音图谱中音强、音高等和语流有关的一些声学参数在时间上是连续

不断的。可是,从心理角度看,句子是可以分割的,是由一个个不连续的成分组合成的。句子各组成部分具有离散性才可以用字母来记录,每种语言都可以使用数目有限的字母来构成数目无限的字母序列,可以使用数目有限的音位来构成数目无限的音位序列。也可以使用词或语素做单位,词和语素的数目可以多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但毕竟是有限的,而词的序列、语素的序列是无限的。词和语素可以组成词组,词组和词又可以组成句子,句子可以组成更大的语言单位,语序也就表现为语素序、词序、词组序、句子序、句序等。

(二) 在语法研究中语序主要表现为句法成分的排列次序。前面我们谈到词的序列、语素的序列是无限的,这种无限性表现为长度的无限性和数量的无限性。首先,不论长度有限还是无限,句子总是由一些可以分割的单位组成的。单位和单位之间不仅有线性关系还表现为结构层次关系。句子先分成较大的单位,较大的单位可分成较小的单位,较小的单位分成更小的单位。如“这男孩常常来”,这个句子由四个词构成,前后相继排成序列,体现了线性关系。然而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一样的,“这”和“男孩”之间关系很密切,“常常”和“来”之间关系也比较密切。“男孩”和“常常”虽然相邻,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不那么密切。所以全句分为“这男孩”和“常常来”两个单位,每个单位又各自再分成两个小单位,体现了层次关系。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语言的结构层次关系,他们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组成的大单位称为结构体(construction)。结构体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词组,组成结构体的小单位称为结构成分(constituent),简称成分。生成语法学沿用这些词组结构概念,只是把结构体、结构成分统称为语类。又因句法手段具有递归性,可以反复使用,大小不同的结构体可以层层递加,使句子的长度可以无限延伸。如:

$S \rightarrow NP VP$

S 可以以 VP 的身份充当更高一层次结构体 S' 中的结构成分:
 $S' \rightarrow NP S$

其次,从词库表里任意取出一些词,按任意的次序排成一个序列。这个序列当然不一定是正确的句子,每个句子都是一个序列,但有些序列并不是句子。采用结构成分、语类语法对句子结构成分的排列、组合进行描写,使合格的句子形式化为结构成分的序列,从而可以用有限的语法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

胡裕树、陆丙甫(1988)提出了“功能块”的说法,也即语序分析时直接处理的结构体,大的结构体可以是更小的结构体的组合,依此类推。如有六个初始单位构成的序列,可把其中三个单位组成一个功能块,即(ABC,DEF)之类,其中还可再增加一个由两个单位组成的块,如(ABC)D(EF)之类,这样就可以减少直接处理的基本单位。也即我们分析句子语序时,就只分析主语、宾语等,至于主语、宾语内部的语序,那应该单独拿出来当作一个 NP(不再是主语)来处理,同整个句子的整体语序无关。

无论结构体、语类、功能块都表现为句法成分。所以,在语法研究中语序主要表现为句法成分的排列次序。语序体现自然语言形式的一维线性,是所有语言共有的重要特征,每一种语言的词汇都可以分成若干词类,成句时各司其职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在不同的位置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如:

1. 他 找 到 一本书
 (主语 述语 补语 宾语)
2. 他 看 到 一个人跑了出去
 (主语 述语 补语 宾语)
3. 一个人 跑了 出去
 (主语 述语 补语)

这样,语序主要表现为述语、宾语、补语、中心语、状语、定语等句法成分序,根据结构体的构成成分,还可包括构词成分(词干、词缀)序、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序、分句序、句序等。

(三) 语序包括句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三个方面。句子形式化

为句法成分、句法结构的序列,从而可以用有限的语法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语序也是句法结构的生成手段,不同的语法结构具有不同的语序模式,自然语言的词汇量是无限的,而语言的语序模型是有限的,无限的概念通过有限的语法结构框架的集合生成无限的句子。句法成分的序列因此表现出生成性和基础性,不同的句法成分序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语义成分序。例如:

提高产量→产量提高了(句法序:动宾→主谓)(语义序:动受→受动)

我寄信→信我寄了(句法序:主动宾→主主动)(语义序:施动受→受施动)

句法成分序的变化还会影响到句子意义的表达。如,陆俭明、沈阳(2003)在谈语法模型时,举到下面的例子:

乡亲们在水灾后又盖起了新房子。

水灾后新房子又被乡亲们盖起来了。

主动句中“新房子”不一定是“所有的房子”,而被动句中却是指“所有的房子”,语序不同两句话的意思也不一样。再如:

排成一个圆圆的圈

圆圆地排成一个圈

“圆圆”由定语变成了状语,句子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在定语句中表现为结果义,在状语句中突出的是伴随义。

语用成分都对应着一定的句法成分,如,主题和主语,焦点和宾语。句法成分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语用表达效果,如,陆俭明、沈阳(2003)所举例中的“新房子”在主动句中是自然焦点,在被动句中则是对比焦点。

不过,句法成分序也要受到语义的制约。胡附、文炼(1984)指出,名词的位置与动词的性质有关。比如“我”、“吃”、“饭”这三个单位,有六种排列方式,但是在交际中排除了“饭吃我”、“吃饭我”和“吃我饭”,而使用“我饭吃”时要求有对比条件。也即名词的位置与它跟动词的